



夏至

■ 安徽肥西 王琼

邂逅,也是一种追寻

■ 安徽合肥 刘政屏

安徽省档案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,我确立的第一个研究和写作目标就是“在他乡邂逅安徽名人”,通过对在省外有塑像的安徽名人的研究和实地走近塑像,讲述名人的故事,追寻名人的理想和追求。七一前夕,我将“在他乡邂逅安徽名人”中的10位红色名人的事迹做成PPT,进行主题讲座,反响很好,媒体专访、讲座邀请随之而来。

第一位是李克农(1899.9.15~1962.2.9)上将,合肥巢湖人。著名的“龙潭三杰”之一,“党的秘密工作四杰”之一,是1955年授勋52名上将里唯一没有领过兵、打过仗的将军。

1929年12月,遵照周恩来的命令,李克农和钱壮飞、胡底设法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内部,1931年4月,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,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电报,设法报告了党中央,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。撤出上海后,李克农长期从事中共和新中国的情报、联络和外交工作,在许多紧急关头和重要时刻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据其孙子李凯城介绍,南京和广州的大学里,分别有一座李克农的塑像,陕西洛川有一座李克农和张学良秘密会谈的雕塑。

第二位传奇人物是胡底(1905.3.10~1935.9),舒城人。“龙潭三杰”之一,1925年入党。1929年12月和李克农、钱壮飞一起打入国民党要害机关,1930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,后又到南京中央饭店设立“长江通讯社”,为党中央、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秘密情报。1931年4月,顾顺章叛变后,得到钱壮飞密电:“胡底,克潮病笃。”乘坐外国游轮离开天津,躲过一劫。1931年8月,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,1935年9月,长征途中,被张国焘秘密杀害。胡底纪念碑和塑像在四川阿坝他的牺牲地树立,纪念碑非常有特色。

胡底相貌英俊,多才多艺。

王稼祥(1906.8.15~1974.1.25),泾县人,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,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。1931年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,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,拥护和支持毛泽东,投下关键一票,会后和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,1936年10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,1938年8月从苏联治伤回到延安,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、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,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。

1949年后,任首任驻苏联大使,外交部副部长。

王青士(1907.8.11~1931.2.7),霍邱人。1920年,年仅13岁的王青士带着弟弟王治秋(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)到北京求学,他同情工人运动,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,投身革命浪潮。1923年结识瞿秋白,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在霍邱、北平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进行地下工作,担任许多重要职务。

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,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龙华。如今,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,有一组“龙华二十四烈士塑像”,其中就有王青士烈士。

王稼祥清瘦儒雅,年轻时留学苏联5年,俄语、英语俱佳,被称为“红色教授”,王青士开过书店,参加过未名社,设计过不少图书封面,据说鲁迅先生很欣赏他。他们有一个很显著的共同点:革命者中的文化人。

在安徽红色名人中,有3位著名的将军:黄镇、洪学智、皮定均,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已显著特点和传奇之处。因版面原因,10位安徽红色名人就不一一列举,我在想,这仅仅只是开始,未来的日子,我要去看望他们,邂逅,也是一种追寻。

夏至,是盛夏的开始。太阳携着成吨的黄金呼啸而来,它投下的光芒明亮动人,天地万物都被照耀着,连风也是金灿灿的。这二十四节气中最古老的一个,有满满的元气,生命的盛大由此启航。

院子里的栀子花又开了几朵,在六月行走,它是农妇发间和衣襟的香;是学子们毕业离别的情;是初夏在日子之上缝缀的美。盛夏来临,它在渐渐后退,芳华吐尽,悄然让出舞台。荷花亭亭时,夏天就摇曳在水墨国风里了。

邻家的葡萄藤越过墙头,在巷子的上空自由舒展,蓬蓬勃勃,叶下有一串串珠玉般的小青果,“柔绿因风长,圆青带雨肥”,夏日的炎热和风雨会成全它们。长长的夏天,我们享受它的绿荫,品尝它的清甜。

朋友在城郊的小菜园,一派葳蕤。九宫格不够晒她的菜: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秋葵、黄瓜、南瓜、葫芦等,还有玉米、花生、山芋……它们高高低低、形状各异的叶子,铺漫出深深浅浅的绿色,十分养眼。一些菜边开花,边结果。辣椒花白、南瓜花黄、茄子花紫;西红柿挂着青果,小葫芦在叶间垂吊、玉米结了棒穗……小蝶忙碌碌地飞,生机盎然。旁边还有一个雨水蓄积的小水塘,一阵阵逗号似的蝌蚪在欢快地游,它们将变为青蛙,夏夜是它们的蛙鼓秀场。一方小园,生长着一个活泼的夏天。

因为修路,很久没去古埂公园,那里有好几口大荷花塘,荷花开了吗?走过建筑围挡和坑坑洼洼,远远地看见炫目的阳光下,冬日被修剪成“板寸”的枯荷杆不见了,满塘青绿盖水,“接天荷叶无穷碧”的美景又重现!走近前,荷塘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。挤挤挨挨的大荷叶间,一支支令箭似的荷花出水,有的已盈盈开放,更多的是待放的菡萏——古人这么称未开的荷花。“彼泽之陂,有蒲菡萏”——诗经《陈风·泽陂》中它与蒲草站在一起。菡萏二字犹如层层包裹着的花瓣,有象形之美。那长着菖蒲和亭亭荷花苞的水泽边,有古代女子初遇的爱情。巧合的是,眼前的荷塘边,也有大片开着黄花的菖蒲,不时有对对情侣走过,只是不再有辗转寤寐的忧伤,他们年轻明亮,就如这美好的荷,开放在阳光下。

蔚蓝的天空上,白云随意地涂抹,如诗如画,美得让人心醉。荷塘边绿柳婆娑,大片的美人蕉在热烈的阳光下吹着它们金黄的喇叭,石榴在绿叶间摇着火红的铃铛,合欢的小扇拂来微微的香风,紫薇开出裙边似的碎花,粉红的木槿温柔地编织着梦……谁说夏日无花?来的路上,红黄佛甲草和紫色马鞭草在草丛间笑着,大朵的月季在枝头美着,它们以倾情的绽放迎接着盛夏的到来。

水边有茂盛的梭鱼草,花棒像根根紫色的小蜡烛,与荷花在一起,足以点亮夜空了。忽然,我看见小野鸭了,它们在荷间钻来钻去,一边觅食一边高叫,我描摹不出那声音,但听出了其无拘无束的欢脱喜悦。一些鸟儿时飞时走,蹦蹦跳跳觅食或交谈,一只迅疾地飞到对岸的大柳树,站在一个细枝上荡起秋千,那惬意!

仿佛一瞬间,傍晚的天空被火烧云染红了,绚烂之极,惊艳了每一双眼,照亮了每一条路。这是夏至最美的礼物!它惊心动魄的美,让人感奋、感恩。火烧云预示着伏天将至,雷雨大风频频,但都是季节最好的安排。“夏至不热,五谷不结”“一天一暴,田埂晒稻”,农谚破译了生长的密码。万物茂长,麦子成熟,稻子抽穗,瓜果菜蔬层出不穷,青绿黄红,最抚人心。

夏至已至,每一个光亮如新的白昼,我们和自然并行,向阳而生。

古代科考中不中 姓名有时起作用

■ 安徽池州 赵柒斤

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度后,科考取士逐渐成了历朝历代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。于是,御笔钦点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,便成为古代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奋斗目标。然而,谁能想到,士子中与不中、名次的先后,并不全凭学业成绩,考生的姓名有时起作用。

唐佚名《玉泉子》载:会昌三年(843年),王起任主考官,考试结束后,他请示宰相,《次柳氏旧闻》作者李德裕,李德裕说,我没有什么要求,“如卢肇、丁棱、姚鹄。岂可不与及第邪?”结果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按李德裕所点三人顺序出炉。李德裕实在牛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一起搞定。

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八载:江东有个名叫包谊的士子,得罪了中书舍人刘太真,便被这个专门给皇帝起草文件的人牢牢“惦记”。“……明年太真主义,志在致其永弃,故落杂文……”此科放榜前,主考官刘太真照例带着录取名单呈送宰相审定,“宰相以朱毗近大逆,未欲以此姓及第,亟遣易之。”刘太真惊愕万分,又不记得其他考生姓名,“唯记谊尔”。包谊谢恩时,刘太真告诉他实情。可见,刘太真气量虽小,人还实诚。而颜标中状元完全沾了姓的光。《唐摭言》卷八载,公元854年,礼部侍郎郑熏任主考官,徐州叛军作乱未平息,郑侍郎想借科举灌输忠君爱国思想,正巧有个叫颜

标的同学也在考试,而郑侍郎恰是颜真卿的铁杆粉丝,以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孙子,就把状元赏给了他。颜标谢恩时,郑侍郎问了他家祠堂后,才知眼前的状元乃寒门出生。

自唐至清,因姓名关系被天上掉下来的“馅饼”砸中的考生层出不穷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,经袁世凯等人奏请,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。这一年,将补行辛丑(1901年)万寿恩科和壬寅(1902年)正科会试,合并举行。刚好,这年也有乡试,次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,主持乡、会、殿试的官员,都非常留意“吉庆之兆”。头两批放到云贵两广主考官的名字分别是:李哲明、刘彭年、张星吉、吴庆坻、达寿、景方昶、钱能训、骆成驥,连缀起来,就成了“明年吉庆,寿景能成”。为提前制造祥和喜庆的气氛,挖空心思用姓名连缀喜庆句子选拔考官。这种鸿运岂是才识学力所能幸致哉!这年殿试,必须取一个名字中有“寿”的士子,以示预祝,山东人王寿彭这个中国幸运儿便做了金殿传胪第一声。

历经1300多年的科考,理应贯彻平等、公平原则,但很多时候,在最高级的殿试中却成了游戏。由此可见,在查实有名有姓的610多名状元(包括五代十国和辽、金等)中,有多少是名不符实的状元啊。